



我外婆去世得早，我外公一直是个孤老头。他是个农民，他惟一的生活来源，就是我母亲提供的每月八元人民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他去世时，我们从他的褥子底下，发现了一个小包，里面是钱。包括毛票和分币在内，一共有三百多元。在当时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他竟然攒下了这么多钱！三百多元，是我当时一年的总收入。他如此节俭，留下“巨额”遗产，实在让我们心酸。他好酒，但基本舍不得喝。他甚至在炎热的夏天，连买一把新扇子都不肯，而一直使用那把济公一样的破扇，吧嗒吧嗒声音很响，估计风力不大。

外公留下来的三百多元遗产，母亲一直舍不得动它，专门存在了一张折子上，似乎只成了一个永久的纪念。到了今天，它的价值如何呢？三百元，可以买什么东西呢？能买二十斤猪肉，一百斤盐，三罐液化气，给汽车加一次油。不不不，我这样计算，实在太有歧义，三百元，并不是能买上述所有的东西，而只能购买其中的一样。如果买了二十斤猪

肉，就不能买其他了。二十斤猪肉，是外公一辈子的积蓄啊！要是外公趁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就把这钱花了，他可以做什么呢？如果不是天天抽一包好烟喝一瓶好酒的话，至少，他可以买一只名牌的瑞士表戴在自己的手腕上，然后挽起袖子整天在街上晃荡，引来街坊邻舍惊羡的目光。

我母亲留下的遗产，则要可观多了。她

我们的钱怎么花

荆歌

于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撒手人寰，留下来的钱，在苏州当时可以买一套中小户型的房子了。同样是出于珍惜和敬重，她的钱存在银行里至今未动。可是今天，这些钱，就只够买一个卫生间了。

关于遗产的惨痛经验，让我反思：我们该怎么花我们的钱？把它赤裸裸地留给子女，其实子女也根本派不了用场，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数字，放在存折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成

透过我家防盗门的猫眼儿，我感受到了幸福的消长。

透过猫眼看幸福

李益民

刚学写作时，由于水平还在初级阶段，也不懂投稿技巧，发篇作品不容易。那要要是来一笔稿费，哇噻！哪怕只有20块钱，我都感觉来了金砖，那快乐的心情啊，真像娶媳妇入洞房，手在邮递员本

上签字时都发抖，脸颊也激动得红霞满天。邮递员女士已是中午以后的太阳，又矮又胖，皮肤还像刚挖过煤，可我就是看着她漂亮，怎么看怎么像香港肥姐沈殿霞。以后只要门铃响，透过猫眼一看是她，

朋友聚会，有人带来自己19岁的女儿，正是小嫩葱绿的年龄，惊异于小姑娘纤纤秀手的漂亮：白皙、光滑、温润，有玉的剔透和牛奶的质感，原来手可以美艳如此。有人即

女儿的手

李雅芬

兴开讲说：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哩，感觉这话还真有道理！这样的手，不是白领到美甲房能修得出来的，更不是中年的阿姨如我者能保养滋润得出的。过了这样的年龄，即使装上再贵的假指甲，在指甲上雕花贴金也不是那么回事了，一双弹性丢失，皮肤粗糙，血管突兀的手，即使天天养尊处优把手泡在护手霜里也是做不出来的。这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。



回家后对女儿的手仔细端详拿捏，原来，我的女儿也有这么一双让人爱恋的手。这叫做青春，原来，青春是渗透到指尖的。

胡思乱想，人的这一双手，要在生活中有怎么样的功用，一生要创造多少作品，要参与多少轻巧或者复杂的劳作？我们常说，幸福生活就是靠灵巧的手创造的。

于是又想到男人的手，女人的手要纤巧、要细秀、要润泽，男人的手要阔大、要有力、要持重，曾有朋友的妹妹，找了一个对象却因为那个男人的手太小而放弃了一段姻缘，问为什么？她说是那个男人的手，怕是心眼儿也小。其实人

心胸开阔与否实在是脑力所为，和心脏这个供血器官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跟先生说，但愿女儿以后生活得好些，不要像我一样，早早地租了一双手，先生说，手粗了，不可怕，重要的是有温柔湿润的心，手可以老，脸可以说老，心不能老。先生说得也是，谁让我当初愿意把一双手交给他握着呢？



见报上有人撰文曰：“德国人行程刻板！”这好比上海人所讲：“死做”，在北京称之为“较真”。

我曾两次去德国探亲，前后半年中，与众多德国左邻右舍及朋友的零接触中，体验了这“刻板、死做、较真”。

在德国的法兰克福、柏林以及杜塞尔多夫，无论是公交、地铁或铁路客运列车，一概是无人售票，一切由乘客自己对照车站上张贴的“里程表”、“价目表”后在自动售票机上自己搞定。

此刻查票的“角色”与乘客均相视而笑，一声声“OK”或“嗨！”在车厢内流淌，仿佛这不是在“查票”，竟是“老朋友”在“旅途”中的“巧遇”。

但也有令人遗憾地偶遇逮住的“逃票者”，我曾听到过一则实事——来德攻读学位的“某同胞”，虽毕业时被认定“学业优良”，可惜他有两次“逃票不良记录”而在毕业后择业、就业无门。在德国人眼中，一个人凡疏于自律、自觉，难免甚至是在今后行事、做人之中走板、变调……

我女儿的朋友是位德籍博士，他娶了一位中国太太，他们的爱情结晶是一名年仅9岁叫“克

刻板的德国人

何玉麟

我们终于找到停车位置，在进入公园后，“克拉尔”拉住我的手说：“爷爷，我很高兴今天的游玩，更高兴你们大人很尊重我的意见！”刻板的德国人，看来从小就给孩子上了这一课。

我都高兴得忘乎所以，因为一个月看不到可爱的她几次，稿费也就是几百八十元。随着“写

龄”的增长，我的水平也芝麻开花了，作品见诸媒体逐渐增多。两年后，我月稿费达到了五六百元。稿费多了，“沈美女”当然也就来得勤了。可是奇怪，我怎么不如写作时那么幸福了呢？稿费多了我应该更像人洞房了呀！洞房里的娇妻应该更像章子怡汤唯了呀！可是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再透过猫眼看到“沈小姐”，我那激动劲儿差了，觉得她有点矮有点胖有点黑了。签字时虽也高兴，但手抖动幅度已降低，脸上的朝霞灿烂系数也下跌。我已经把来稿费看得平常了，幸福感觉直升飞机在缓缓下降。以后我又继续在格子上爬，水像中国的GDP一样高速增长。我虽是大老爷们，发起作品来却像天女散花，稿费当然就更多了，如今每月已达到了1000多元，“沈小姐”一两天就来一次，比我二姨来得都勤。但我感觉那门铃声却丝毫不悦耳了，透过猫眼再看到她时，心就像一湖秋水，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。她已经从



夜光杯

为日渐廉价的怀念。我相信，我外公的遗产，到了我要将它作为我遗产的一部分传给我的女儿时，它也许只够买一串钱线了。

投资啊投资啊！有人教导我，如果我外公的遗产、我母亲的遗产，当年及时投资的话，不管是投在哪里，房产、股票、红木、古玩，到今天不说将我涨成千万富翁，至少不贬值吧，至少对得起将它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外公和母亲吧！

好吧，那么亡羊补牢为时未晚，我现在就把外公和母亲的遗产从银行里取出来，进行投资吧！不过问题紧接着来了，投到哪里？股票吗？房市吗？古玩吗？敢吗？不怕像投河一样壮烈牺牲吗？如果扑通一声投下去，转眼就没了，那我对得起祖宗吗？

满带着困惑，我去请教一位经济学家。他对我的指点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竟然非常肯定地说：把它花光！他说，及时消费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，是防止它贬值的最好办法。把他的话想了数日，联系我外公和我母亲的可悲实例，我相信，这位经济学家的话，也许并非玩笑。

梦里水乡

华致中

也许是钟情于叶圣陶笔下的古镇用直，每每听歌“梦里水乡”，便会联想起这座著名的江南小镇。这次重访，专选一个非双休日的清晨。少了如潮的游客，用直以宁静古朴的风貌，彰显出其淳厚的本色。徜徉在保圣寺院，穿梭于经纬老街；走进万盛米行，踟躅于恍如隔世的古宅……水乡魅力竞相跃入我的镜头。快乐摄影的感悟在悠然晨风中自醉。

然而，隐约间有种缺憾，但却茫然。踽踽独行时，眼前骤然一亮。但见前方街河交汇处，不时有一缕缕轻烟薄雾，袅娜地弥散在空中。流淌的小河尽头，卧波的古石桥在溟蒙中姿隐绰约；临水的廊街顺着堤岸幽然蜿蜒，悬挂的红灯笼抱得分外夺目。静泊于驳岸畔的鱼鹰小舟，为冬日的水乡注入了诱人的活力。

“哦！”真是一幅不可多得“梦里水乡”风情画。我喜出望外地喃喃自语，思绪一下子仿佛回到童年的记忆。在兴奋



的感慨中，瞬间留下一串愉悦的快门声。如今，每当孤芳自赏这张照片，心底便会蓦然涌起清丽的“梦里水乡”：那些缠绵的往事，已化作一缕青烟，消失在远方，梦里遥远的幸福，它就在我的身旁……

猫眼之后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了。那些大款二款真的就幸福吗？在幸福指数上他们也是大款二款吗？不一定。幸福主要表现在当你需要金钱时它来，那时你是幸福的。当你的需要满足了，金钱对你没用途了，它来你还能有幸福感？不可能的，除非你跟着葛朗台是哥们。我在写作之前，因家庭收入不高，生活困难一些，所以来稿费我感觉幸福。以后生活好了，对钱的需要不那么迫切了，来稿费时的幸福感当然也就软着陆了。幸福是一种感觉，你感觉幸福就幸福。现在当我看到一些人为了钱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时候，我不但不佩服，反而觉得他们傻。



拉”的女孩。一天，我们全家携“克拉尔”去法兰克福动物园游览，车到动物园门口，却找不到停车位，我女儿本想“捣”一记“浆糊”随便在小马路上悄悄停车……手刹还未拉住之时，“克拉尔”已有察觉大声喊道：“阿姨，这里没有允许停车的标志，你不可停车，必须照规矩办事，这是我爸爸和老师一再关照的……”随后“克拉尔”又如同“背书”般地逐条讲解“遵守交通规则几条好处”云云。

我们终于找到停车位置，在进入公园后，“克拉尔”拉住我的手说：“爷爷，我很高兴今天的游玩，更高兴你们大人很尊重我的意见！”刻板的德国人，看来从小就给孩子上了这一课。

下岗在家的阿枫，平时闲来无事喜欢同弄堂里几个麻将“搭子”小玩玩，赢了会买条烟、拎瓶酒，再上曹家渡状元楼酒家买点下酒的糟货，犒劳犒劳当出租车司机的老公阿章。

这天，阿枫输得很惨，在霓虹闪烁的街头自认晦气地往家走。她路经苏州河畔的一条弄堂口时，发现弄堂里围着一大群人。好奇心驱使阿枫上前探个究竟。妈呀，只见四五个膀大腰圆的男青年正凶神恶煞地对一个老汉拳打脚踢，边打还边嚷着：“叫你不还钱，今朝非整死你不可！”

阿枫看得心里吓兮兮的。这时候，轧闹猛的人堆里突然走出一个高个青年，他摆出一副和事老的架势，拉住一个打人者，说：“朋友，何必为了几个小钱把人打成这样呢？”“这个老头子欠我们几千块钱躲着不还，你意思是想帮这老头子还钱了？”打人者中一矮个青年气势汹汹地说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们把老人打伤了。”“笑话。打！”霎时，矮个青年又挥起了拳头。“慢！”高个青年大喝一声，随后转身对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老头说：“大哥，他们再打下去，会要了你的命。不如你把身边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抵债算了。”老头抹了抹鼻孔里流出来的血，两眼一闭，“没有！我们今天就是打死我也没有钱。”说着，老头下意识地抱了抱一直攥在胸口的黑色马甲袋。

老头的动作没躲过矮个青年的一对三角眼。“等等，你的马甲袋里装的是什么？”矮个青年快步上前，一把夺过老头手里的马夹袋。“呦，这么多红双喜香烟，还说没钱，你可不要把阿拉当‘猪头三’打。”矮个青年向几个打人者一挥手，拎着马甲袋就要走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听我的，人家老人也不容易，不如这样，这些香烟当场‘跳楼价’抛掉，你们拿大头，剩下的给老人，刚才你们不是也听说人家老婆正等着钱挂号看病的嘛。”高个青年满脸慈爱打起了圆场。“好吧，”矮个青年似乎很不情愿地皱起了眉头，“这红双喜50块一条，啥人要就给啥人。”

此时，一直在轧闹猛的阿枫不禁大喜过望，头脑里忽然倒腾开了：老公阿章是杆“烟枪”，50块一条红双喜比市面价要便宜20块，如果买回家给老公，那麻将桌上的钱多少不是扳回了点？心动莫如行动。阿枫走上前，一下买了5条红双喜。

已下班在家的阿章看到阿枫手里拎着5条红双喜时，情不自禁地凑在阿枫的脸上很夸张地亲了一口，“老婆，你对我真好！”他喜滋滋地拆开烟，点上火，猛吸一口，“不对呀。”“怎么不对了呢？”阿枫赶紧问。阿章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忙拆开另外4条烟。一瞧，阿枫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。阿章嚷道：“是假烟！”阿枫呆了，半晌没回过神来。

阿章走上前，一下买了5条红双喜。

阿章走上前，一下买了5条红双喜。情不自地凑在阿枫的脸上很夸张地亲了一口，“老婆，你对我真好！”他喜滋滋地拆开烟，点上火，猛吸一口，“不对呀。”“怎么不对了呢？”阿枫赶紧问。阿章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忙拆开另外4条烟。一瞧，阿枫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。阿章嚷道：“是假烟！”阿枫呆了，半晌没回过神来。



今宵灯谜

陶宽汝

根治三度

(三字环保名词)

昨日谜面：晋地食性

(三字沪语)

谜底：吃老酸(注：老，沪语作“很”解)

剑、牛与伞

吴文元

被称为平民局长的国家环保总局(现改为环保部)局长周生贤说：“在工作上要当一把剑，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；对待人民群众我愿做一头牛，为他们耕田种地；对环保系统，我愿做一头牛，为他们挡风遮雨。”

周局长这段话可以说是他的为官准则，工作中的座右铭，寓意也十深刻。这一把剑、“一斗牛”、“一保伞”是相辅相成，三者缺一不可，环保工作既是造福人类的工作，又是得罪人的工作，有时不仅要“得罪罪”一些企业，还有可能“得罪罪”上级领导，没有“利剑”般的锋芒，是无法让环保工作落到实处的。环保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向人民负责，来不得半点花架子，必须踏踏实实发扬老黄牛的精神。环保工作者往往会受到各种阻力，如果上级领导不给他们打“一把伞”，很多工作可能半途而废，甚至根本无法开展工作，只有领导当了他们的后盾，才会使他们勇往直前，大胆地开展环保工作。



近几年的严重污染现象是十分令人担忧的，几千万人民赖以生存的大湖，其周围却办起了一个又一个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，高化工厂几里路就能看到河道变了色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但愿周局长的“三个一”能打开“治污”新局面。